

## 第十三回 考江寧王彥奇雙士 拜張村庭瑞荐兩賢

話說秀英與菊英商議，欲扮男裝出外訪察知音。菊英曰：“訪月下張郎，妹固願往。訪他人，誓不辱矣。”秀英曰：“賢妹真義人也。他如今中了狀元，仕途不定。既欲訪之，必須打聽消息。”二女商議既定，遂扮了男裝，暗藏珠寶於身，私自由花園後門而出。不題。

卻說楊巡撫，一日在衙內閑坐。忽有家人呈上京報，楊巡撫觀看，乃會試題名錄。看見庭瑞中在二名，暗想：“原來庭瑞未死。”過了半月，又有報到，見庭瑞已中狀元，大喜。思欲使人往吉安與庭瑞議婚，乃入告夫人。

時梅香在夫人側，聞得此事，遂到書房來報小姐。及至書房，四顧不見一人。復往小姐房中，亦無人。正疑惑間，忽見夫人歡然而來，問曰：“小姐何在？”梅香答曰：“不知所往。”夫人曰：“想必在書房中。”梅香曰：“適從書房來，連劉小姐都不見了。”夫人心中著急。

初時尚且隱瞞，及候了一日，不見轉來，祇得對巡撫說知。巡撫怒曰：“此等女兒，要他何用，聽他去罷。”亦不尋問。夫人暗使人尋查，總祇不見，十分優悶。

卻說秀英、菊英扮了男裝，來到城外，看見賣狀元報的，在飯店中聞那店主人說：“今科狀元、榜眼、探花都是青年奇才，且又美貌。如今萬歲爺招了狀元為駙馬，榜眼為郡馬，今科盛典比向年大不相同。”菊英聞得此話，大驚。謂秀英曰：“張郎真負心也。為今之計，將如之何？”秀英曰：“賢妹請放心，以天下之大，怕沒我姐妹之良配乎。”菊英曰：“欲得良配，必須遠出他方。若湖廣乃爹爹境內之地，恐泄漏機關，不宜久留於此矣。”秀英曰：“何必定論，隨機而往可也。”

行至河邊，恰遇一船往下水的，二女搭了此船，順水而下。時正當暑，至蘆溪方置行裝。菊英曰：“三江素稱盛地，金陵尤為佳境。妹幼居此地，嘗聞其美矣，與姐姐同往一遊如何？”秀英曰：“可矣，但是姐妹必須更換一名，以兄弟稱呼。”

於是，秀英改名秉乾，菊英改名秉剛。二女便望金陵而來。凡是名山巨川，庵觀書齋，莫不遊玩。所到之處，盡皆留題。在路數月，方到金陵。

金陵乃菊英幼居之地。因扮了男裝，每過自己門首，及見了自家叔伯，祇做不知。租了公館歇下。

一日出遊，見滿城士子紛紛。一茶肆中十分熱鬧，秀與菊亦入此中吃茶。但見一席人都是青年秀士，內中一人言曰：“新報學院就是今科榜眼，年祇十五歲。人皆稱他為神童，已將到任。”又一人言曰：“這新學臺的哥子，就是今科狀元，亦祇十六歲。聞得選了湖南學院，這樣人家真是難得。”

菊英聽了這個消息，遂謂秀英曰：“實報人之言謬矣，既招駙馬，安得出仕湖南。早知這個消息，不至有此行矣。如今張郎到了湖南，必來拜我爹爹。姐妹們又私出在外，到使我爹爹又加一惱。”秀英曰：“既已到此，悔之何及。若張郎有緣，自有一定。今榜眼既任這裡，等他到來，何不也去進場耍耍。且榜眼又是張郎兄弟，其才必然相仿。我姐妹用心作文，彼必驚奇。那時正好乘雲上天，若婚姻之事，付之天命可也。”菊曰：“姐言雖善，然府縣未曾過考，如何進場？”秀英笑曰：“妹妹何愚於一時也，今爹爹在湖南，乃邊疆大臣。祇須用一名帖往府縣一拜，自然可以進場，何慮之有。”菊曰：“姐言甚善，就此行矣。”

當下算還了茶錢。出店來，即寫了秉乾、秉剛名帖，僱了跟班，遂往府縣去拜。那府縣見了名帖，知是楊大人的公子，無不加意應承。

未幾日，學憲到來，卻是姓王名彥。皆因張蘭不出，然後揀發此人，補授此職。一到任，先考江寧。秀、德二人亦無稟保，知府親身護送入場。考罷回來，甚覺得意。

卻說王彥考了江寧，晚間將文字批閱。一連看了數百卷子，祇是搖頭。勉強取了幾卷，甚不如意。及看到秉剛文字，乃拍案曰：“怪哉！怪哉！此間亦有如此之士耶。吾平日，自持所學以為絕妙，今日始知自負矣。”又看到秉乾文字，愈加驚奇，乃曰：“此等奇才，不當列於凡士之內。吾當薦入京師，以顯國家文明之治。”

次日，江寧府來。王彥曰：“昨考貴府得文字兩卷，覺得與諸生不同，貴府試觀之。”乃於案上取二卷，交與江寧府。接過一看，祇見滿篇圈點，又見是秉乾、秉剛名字，大喜曰：“此乃湖南巡撫楊公之子也。”王彥曰：“何奇才多出於此老。”遂使江寧府著人請二子進內衙。

王彥優禮相待。禮畢，分賓主坐。王彥曰：“適見公子妙文，誠不加點。本院奉命訪察賢士，如遇奇才，當薦入京都。今公子兄弟，雖相如、子建不及也。今薦公子於天子之前，以光盛國。”秀英謝曰：“學生一介庸儒，素無知識。今蒙大人謬舉，誠恐有負所薦矣。”王彥曰：“公子毋自謙，本院豈不知人。”菊英曰：“既蒙垂愛，敢不應命。”王彥大喜，留二子館於後衙內。

菊英私謂秀英曰：“我等皆是女流，今薦入京師，恐終久不雅。”秀英曰：“得此機會，正好展胸中之學，以登青雲之上，何多慮也。”

次日，學臺修了表章，仰著江寧府學，送二子進京。不題。

卻說楊巡撫在衙內悶坐。忽有京報至，報說新狀元張庭瑞點了湖南學院，不日將到任。巡撫聞知，轉加煩惱。

不數日，庭瑞果然到任。巡撫乃率滿城官員，至河下迎接學院。祇見庭瑞舡上出來，青年俊秀，貌過子都，飄然有喜色。見了巡撫，便深深一揖。巡撫回禮，庭瑞將欲跪下，巡撫慌忙扯住，曰：“先生遠來，乃天子命臣，毋自卑也。”庭瑞曰：“晚生一介書生，久慕老大人盛德。今得拜臺下，實三生有幸。”二人謙遜之至。當日吉辰，上了任。

次日，即往各衙門拜客。及至巡撫衙內，巡撫設酒相待。第三日，使人到巡撫衙內求婚。巡撫乃將女兒自吳江以來之事，細告使者。使者乃將此言回復庭瑞，庭瑞傷感不已。

明日往拜叔父昆山。遂小衣小帽，帶一僕相隨，望張村而來。於路自思：“小姐從前既避難於張村。今之蹤跡，叔父必知，到彼自有消息。”正想間，已到張村，令僕送上名帖。昆山看了，知是侄兒到來，遂命請進。

庭瑞入內，請出孀娘，一同問慰畢。一堂歡坐，細論兩家之事。說到菊英身上，竟全然不知去向。叔母曰：“須臾一見，後

堂飲酒。飲畢，天已將暮。庭瑞欲起身，昆山止之曰：“天色已晚，在此歇息。”庭瑞步已倦，遂從之。昆山乃命人送入書房安寢。

是夜，庭瑞臥於床上，左思右想。不得菊英消息，十分淒慘，乃起挑燈獨坐。因見案上有書數卷，開而讀之，亦不耐煩。忽翻出篋中新詩數本，俱是抄寫的，乃頁開觀看。纔讀一首，見其文辭清新，所作不凡，自覺精神暢快。連看幾首，愈見敏捷，乃嘆曰：“此詩真天才也。孔子曰：‘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’忠信其在此乎。”又看了數首，曰：“此人之才，勝我十倍矣。”遂將此詩驢看，不覺天明。

忽昆山進來，見庭瑞在燈下看書，乃問曰：“賢侄因甚這早？”庭瑞對曰：“適間纔起。”乃廢詩與昆山坐談。

須臾，僕獻茶來。茶罷，忽二少年入拜於昆山之前。昆山謂少年曰：“客乃爾伯兄也。”二少年聞言，忙下拜。庭瑞慌忙回禮，遂轉入房中去了。庭問昆曰：“二弟何來？”昆山曰：“近因先生喪，適從吊禮回。”庭又問曰：“多少年紀？”昆曰：“十五歲了，爾孀娘雙生子也。一名登，字敬威；一名華，字顯威。”庭瑞曰：“侄所觀之詩，莫非二弟所作乎？”昆曰：“然。但俗鄙之句，爾暇間可為改正。”庭瑞曰：“叔父有此麟兒，真可羨也。侄觀此詩，作用奇絕，乃當世之英才。侄奉天子命，遇賢才當薦入朝庭。今二弟年少學博，豈可懷其寶而迷其邦。侄當力薦於天子之前，以為國寶。”昆曰：“賢侄為提舉，但恐辱子才不稱薦耳。”庭曰：“叔父不必過慮，侄來日當命府學送二弟進京。可先使二弟即收拾行裝。”昆山應諾。於是同入客堂。

早膳畢，庭乃辭過叔孀，起身回衙。昆山已令人整備車駕俟候。庭瑞登車而返，其僕乘馬相隨。行至前陽山，祇見旗傘轎馬伏於道傍，齊聲曰：“書辦等在此迎接大人。”庭瑞見了自己衙役，遂令張村車馬回家，乃乘轎進城。

回到衙中，修了薦賢表章。即傳長沙府學至，吩咐曰：“今張村有二才子，命爾送入京師。有表文一紙，到京時可向禮部投下。”府學領命。至次日攜了表文，遂往張村，約會登、華兄弟進京。正是：

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。

未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秀英到湖南，是出乎意外。今到江寧，又是出乎意外。及其考試，亦皆出乎意外。秀英之事，不徒他人難料，即自己喬無定準。若菊英之志，惟存一庭瑞耳。

庭瑞聯捷，巡撫喜、夫人喜。眼見庭、菊婚姻即成，忽又不見女兒，此際不徒巡撫惱怒，即讀者亦將嘆氣。

王彥奇二才，庭瑞亦奇二才。王彥薦兩賢，庭瑞亦薦兩賢，二處遙適相對，照應成趣。庭瑞所薦是真才子，王彥所薦是假書生。非為菊英，則張村二子無以薦。非因秀英，則江寧二子無所出。此一部書，全賴秀、菊成章。

劉元輝不見女兒，楊巡撫又不見女兒。其實皆秀英一人，做出幾多事故，令作者重費幾多工夫。

仲弓問政，孔子曰：“捨小過，舉賢才。”三代以來，莫不藉此而為政矣。今庭、彥能遵此法，不愧聖門之儒耳。

[返回 >> 白圭志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